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 師古曰謂勸勉招懷百姓勞郎到翻來郎代翻 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

占音之贍翻治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揔言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疏姓也　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

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洺州有平恩川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恚於避翻歐烏口翻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名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

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即許廣漢稱伯者盖尊之也少詩照翻監古銜翻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䟽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輙下望之問狀下遐稼翻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卻煩解說也頗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可用故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處奏

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整也復扶又翻下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為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

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説是郡國宮觀勿復修治治直之翻下同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章勇翻且勿筭事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傜役霍氏驕侈縱橫橫戶孟翻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如淳曰絪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褥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翻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師古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與監奴馮子都亂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

當朝請數稱病私出樂音洛朝直遥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多從賔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文頴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頴達曰漢家僕隸謂之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上時掌翻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間古莧翻復扶又翻下同後兩家

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蹦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蹦與蹋同為于僞翻人以謂霍氏師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見賢遍翻下同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師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惡烏路翻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勲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之武當縣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

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任音壬守式又翻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禄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八校兵也更工衡翻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亡印綬亡古無字通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禄

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入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淳曰自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負也中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灋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併連坐之也監古銜翻緩深故之罪

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寛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
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
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
駮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
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曰附所欲陷則予死比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議者咸寃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温舒上書
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齊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雍廪復殺
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晉獻公信驪姬之讒

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乃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為秦所執既而歸之卒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死迎文公遂霸諸侯難乃旦翻伯讀曰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事見十三卷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春秋之法繼弒君不言即位繼正即位正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

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治直之翻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獄宜慎寧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毆與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被皮義翻大辟之計歲以萬數辟毗亦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

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樂音洛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勝音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畧翻蓋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皐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為喻也陶音遥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

省灋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吏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因辭決獄事為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為于偽翻稱尺證翻讞語蹇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讞議獄也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

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名權而為亂首矣孟康曰名求也招致權著已也猶賣弄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事見上卷本始三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

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會古外翻憙許吏翻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户江翻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

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千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犁（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傳知戀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媼男無故武（無故及武）

音媪子也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為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深式浸翻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角翻山曰

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寠人子師古曰寠貧而無禮孔穎達曰貧無可為禮謂之寠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屏必郢翻黠下八翻奏封事輙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寧有

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怱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下選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

見見賢遍翻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言先及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有功遂世為晉卿有軍行至趙毋卹遂與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田和

遂基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適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斷丁亂翻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翻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見賢遍翻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

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朝直遥翻下同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徒洛翻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値朝直遥翻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悉井翻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舉家憂愁山曰丞

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鼃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鼃古蛙字）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為于僞翻）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菟同都翻）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已酉皇后霍氏廢處昭

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處昌呂翻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惲於粉翻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為樂陵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右上也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

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為于偽翻過古禾翻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突竈突也更工衡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剛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

恚鄉讀曰㸌古無字通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鄉讀曰嚮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見賢遍翻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乘繩證翻下同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

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靳翻）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亡古無字）闇於大理陰妻邪謀（晉灼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湛讀曰沈）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卒子恤翻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鮮息淺翻昔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塞則息翻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曏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

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鬭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為鬭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鬭榖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肖翻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賈讀曰價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瘐死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庾或作瘉其音亦同或讀作瘐誤據本紀瘐死上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三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行下孟翻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師古曰左右謂側近

相次者先悉為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可治（治直之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戀翻）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鎌也）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樂音洛）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技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以

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
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郡
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通鑑書龔遂自渤海入為列卿因叙其政績烏孫公
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
與公主女俱入朝朝直遥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
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　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

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讀曰貲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元年謚親曰悼置園邑復扶又翻夏五月立皇考廟冬置建章衛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鋭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

子榮畜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它法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遐稼翻下同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

京兆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　考異曰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余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婢自絞死益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　是歲少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傳泗水王綜

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

為平原太守望之上䟽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争臣則不知過朝直遥翻争讀曰諍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輙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

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
譬衆行下孟翻下攺行以行同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攺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職居諸吏之
上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好呼到翻
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
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

奚充國送萬年（性譜奚姓夏車正奚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曰悅下同）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衛候衛士候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使疏吏翻）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歃色甲翻鄯上扇翻）都護鄭吉校

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更工衡翻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說讀曰悅議

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瀍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毘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要一遥翻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為于僞翻長知兩翻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 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縣屬魏郡華户化翻倢伃音接予下同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

王母衛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　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乂　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邛渠容翻　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遍翻　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　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　四方黎民將何仰

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過去也傳知戀翻稱音尺證翻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灋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去義翻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易以豉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近其靳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

兵擊車師田者

兵擊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復扶又翻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

於敵者(見賢遍翻)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

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顓臾魯附庸國蕭墻者屏牆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名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為王

盡從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數所角翻相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吉絶口

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下遐稼翻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別彼列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上大賢之　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宋白曰馮輔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　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少府正九卿三輔禄秩視九卿故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而移居佘謂前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說是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初掖庭令張賀數

為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少詩照翻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子者言養以為子也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為于偽翻安

世乃止不敢復言　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處昌呂翻）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隹翻）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

醜爾雅作鶹鷅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蓋猶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乃復扶又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賀父髆謚哀王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治直之翻相殺傷者當勿灋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

許吏翻　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爲海昏侯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禄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

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復扶目翻）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太子太

傳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内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薄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内令丞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輙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讀曰豫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

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下同為于偽翻予謂絕弗為通者安世教其閣人之辭也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翻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為于偽翻下同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

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供居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日令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音洛下同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業者為子偽翻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翻

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潁川太守黄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

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畜吁玉翻下同以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下同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

後誅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戶遘翻務在成就全安長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掾地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部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弃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寛内

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_{治直之翻}頃之坐瀌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_{太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_{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_{鄉讀曰嚮}治民異等_{治直之翻}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六人皆

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絶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　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諡法好廉自克曰節長子弘有罪繫獄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為後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利大小便音毗連翻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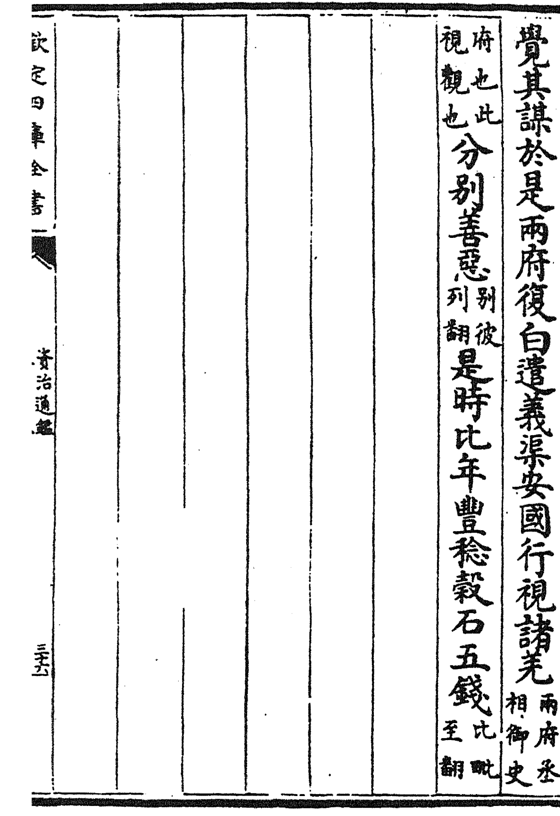
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下遐稼翻）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耻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壞音怪晻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史逸其姓）亦上䟽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

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劾戶槩翻下同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　及帝即位光禄大夫義渠安

國使行諸羌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冦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絶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劾戸槩翻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冒音莫北翻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

親結欲入漢為冦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易以豉翻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一也數所角翻下同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枹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一年師古曰合約共為要契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

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鄯上扇翻燉音屯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别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零音憐罕即罕字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為備勑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以發



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此分別善惡別彼此視觀也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比毗至翻列翻

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涒灘盡玄黓閹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太

室山於即墨三戶山于下密祠天封苑火井于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于琅邪蚩尤于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後漢志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醮即召翻）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使疏吏翻）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見賢遍翻）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師古曰趣讀曰趣普博也趣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師古曰如說是也矻口骨翻及至巧冶鑄干將干將吳寶劒名闔廬所鑄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翻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鄒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鄒故曰齧鄒張晏曰駕則旦至故曰乘旦乘食證翻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晋

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哀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煖乃短翻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易以豉翻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師古曰一

飯三吐食一沐三握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囹圄空虛也圄音圉同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于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隱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王逸曰悃愊志純一也亦猶實也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

也　百里自鬻寗子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寗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名與語悅之以為大夫飯扶晚翻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　知讀曰智　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　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唫蜉蝤出以陰　孟康曰蜉蝤渠畧也師古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蜉蝤甲蟲也好叢聚而生

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噉之陸璣疏云蜉蝣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蜈即俟字蝤音由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讀曰乂

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

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

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枝下著地不得飛欲墮號呼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猶未足以諭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

聽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喬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嘘者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吁于翻嘘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好呼到翻下同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遠於願翻幾居希翻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

尚方是也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丁亂翻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

（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敺與驅同）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嚮也）唯陛下裁擇焉

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奢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求

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瑑者刻鏤為文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

也上以其言為迂濶（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入翻）縱兵擊其種人（種章勇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鄉之仲馮曰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嚮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畧攺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刼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蒲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

屯備羌至浩亹浩亹縣屬金城郡有浩亹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浩為閤耳杜佑曰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西南有漢浩亹縣故城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翻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遥度臣願馳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

鄯廓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畧俱奏上也上時掌翻下同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妹翻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將即亮翻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度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

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驍堅堯翻誘音酉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文頴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水曰陿陿四望者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落都城後漢志浩亹縣有雒都谷劉昫曰唐鄯州治故樂都城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郡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

師古曰饗飲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鬬而死不可得也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別彼列翻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

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刧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時上已發内郡兵屯邉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啟封支子於莘莘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叙辛武賢之世既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牽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申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邉空虚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筞今虜朝夕為冦土

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馬北流注於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去

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子亥翻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畧云近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畧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筴筴謀也筭也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筴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

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師古曰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

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為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燉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

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累力瑞翻下累重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

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直用翻）道阸陿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

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爲于僞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

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即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敗補邁翻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譜耿古國名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糴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

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吏翻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致敢為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可卒同又卒死同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智讀曰智獨足憂耶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槀調度甚廣難久不解調徒弔翻難乃旦翻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

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易以豉翻）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度徒洛翻）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

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决孰計其便復奏{孰與熟同復扶又翻}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托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鄧展曰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校戶教翻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

衆以戍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師古曰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度徒洛翻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閒與閑同治直之翻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徼堅堯翻又一遙翻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間古莧翻）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亡古無字通）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傜字通）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復扶又翻下同期讀曰朞）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

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燉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

瘦羸倫為翻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

曰救貶重以自損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入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

服（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是歲前將軍龍頟侯韓增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龍頟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頟字或作頟而崔浩云有龍頟村作頟者非頟音洛

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匈奴漸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筭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

振旅而還（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旅衆也言整衆而還也）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孫恤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衆人咨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見賢遍翻）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灋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

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為於偽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翻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奏罷屯兵秋羌斬猶非楊玉降今從傳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餘皆為侯為君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處昌呂翻詔舉可護

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攻令居故安圍枹罕遣李息徐自為擊定之始置護羌校尉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前將軍府也併後將軍府為五府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而使氣若今言惡酒者使如字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拜者拜官護羌校尉持節護諸羌有詔更用臨衆更改也音工衡翻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酗況務翻即酗字也醉怒曰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史終言其事卒子恤翻辛武賢深恨充國以破羌希賞而格不行也上書告中郎卬泄省

中語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卬宴語卬言張安世始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由此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卬以此罪下吏自殺下遐稼翻司隷校尉魏郡蓋寬饒百官表司隷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盍翻齊大夫陳戴食采於蓋其後以為氏至漢初齊有蓋公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灋任中書官武帝游宴後庭用宦者為中書官宣帝因之遂基恭顯之禍贊曰中書內中之書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推軸也召讀一部又引易傳傳直戀翻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

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下遐稼翻下同）時執金吾議（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為執金吾）以為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訟寬饒曰（訟者訟其寃也）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為于偽翻）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

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托於近侍也屬讀如本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劾戶槩翻辟毗亦翻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寛饒吏寛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剄古鼎翻衆莫不憐之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旁步浪翻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鹿盧矦此矦不見世表葢無

食邑猶前羌陽雕侯言兵侯之類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内亂書於此以先事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

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名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爲握衍朐鞮單于且子余翻朐音劬鞮丁奚翻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應劭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之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握衍朐鞮單

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禪）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閒小國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師古曰長其衆為之長姊妻七細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撣（鄭氏曰撣音纏束之纏晉灼曰音田師古曰晉音是也）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

武帝太始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帥其衆欲降漢帥讀曰率降使人至渠犂與騎都尉鄭吉相聞吉發渠犂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禆小王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將即亮翻隨吉至河曲黄河千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挾也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吉既破車師事見上卷地節三年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

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封吉為安遠侯功臣侯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縣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　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葢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葢以僮

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使僕都尉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為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張本從才用翻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楚王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

諸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絶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姻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燉音屯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岑娶漢書作岑陬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繇古

倢字通

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栢縣謚法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康平則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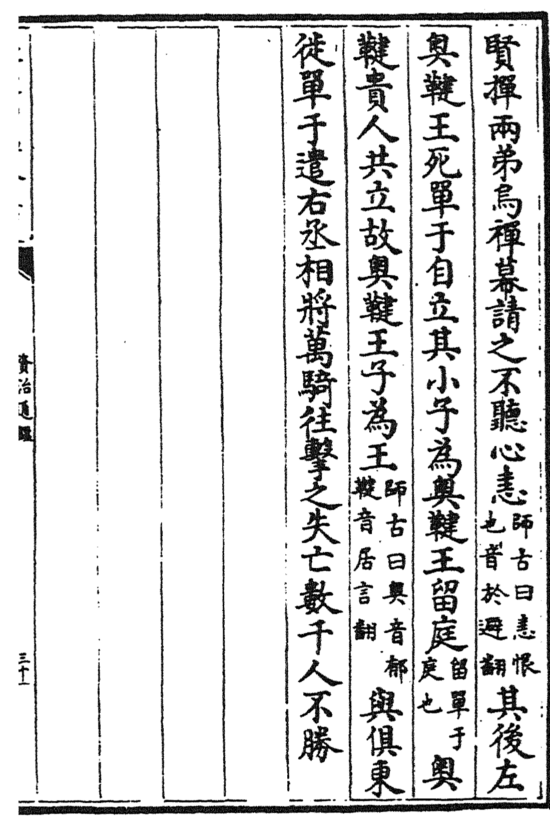
也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考異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盖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語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也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搆會吏民之後搆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搆結也俗多怨讐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灋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

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爭讀曰諍行下孟翻修治學宮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趣七喻翻又置正伍長師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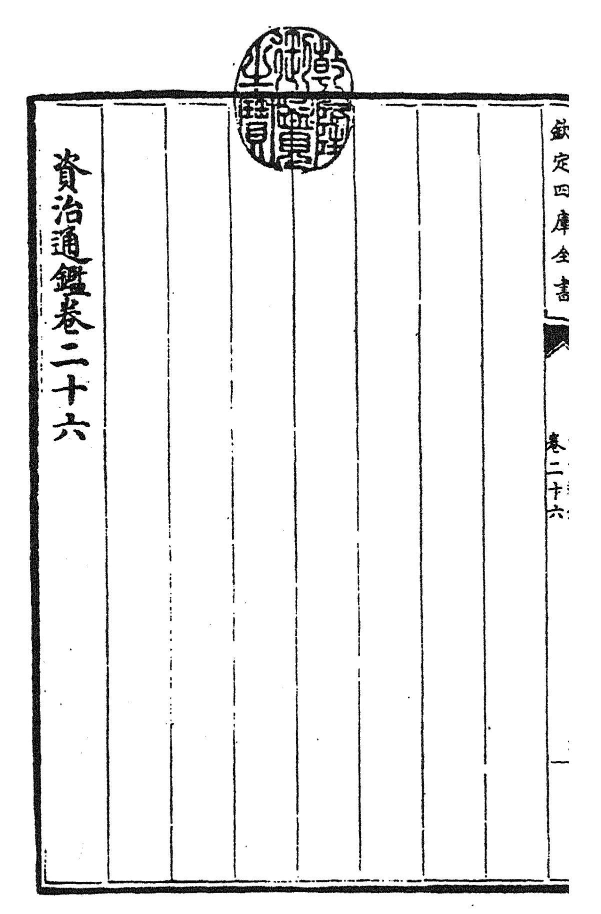
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長知兩翻相率以孝弟弟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止蘂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絶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絶也頸古頂翻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

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民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

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傳知戀翻下傳相同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歙與翕同許及翻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褢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師古曰紿誑也音蕩亥翻匈奴單于又殺先



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曰恚恨也音於避翻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朱溥